

廣輿圖

嘉靖精刻本

袁錫居士書卷





廣輿圖二卷 明嘉靖間用元朱思本原本刻成
世務精審今觀 是書詳於丁漕賦賦而略於形勢
殆史書也 錢曾敏求記稱其工細緻寶護書便
可歷傳海內 然書家由今視昔猶為物質文而有限
以肩董眼光觀之固不失為鄴架法供也 辛未四月悒
白下傷裝并書於袁阿耶室



輿圖舊序

予幼讀書知九州山川及觀史司馬氏周遊天下慨然慕
焉後登會稽泛洞庭縱遊荆襄流覽淮泗歷韓魏齊魯之
郊結轍燕趙而京都實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
于桐栢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訊遺黎尋故迹考郡
邑之因革覈河山之名實驗諸淦陽安陸石刻禹迹圖建
安混一六合郡邑圖乃知前人所作殊為乖繆思構為圖
以正之閱魏鄴道元註水經唐通典元和郡縣志宋元豐
九域志今秘府大一統志參攷古今量校遠近既得其說
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士夫使于四方遐邇攸同冠蓋相望
則每囑以質諸藩府博采羣言隨地為圖乃合而為一自
至大辛亥迄延祐庚申而功始成其間河山繡錯城連徑

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若夫漲海之東南沙漠
之西北諸蕃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遼絕罕稽言之者既不
能詳詳者又未可信故於斯類始周闕如嗟乎予自總角
志於四方及今二毛討論殆遍茲圖蓋其平生之志而十
年之力也後之覽者庶知其非苟云是歲日南至臨川朱
思本本初父自叙

廣輿圖序

予少苦羸病觀素難諸書頗慕養生嘗嘿坐一室節縮食
飲不旬日而羸更甚始謀之醫醫曰病在結聚非藥餌鍼
灸緩不及事也爲取明堂圖指任督竒經及諸手足陰陽
所屬按穴而病繼之湯液輔以梁肉數月乃愈因謝醫曰
標本緩急之論豈可誣哉其後往來京師從友人聞天下
緩急大勢始知考次古今名人經畧之迹獨恨於山川險
夷郡邑聯絡有不得盡聞者則旣無以即其形實以究其
當時趨避取舍之所在况得校論其失得哉嘗徧觀天下
圖籍雖極詳盡其疎密失準遠近錯誤百篇而一莫之能
易也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圖其圖有計里畫方之
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於是

悉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于數十其諸公革統馭
不可盡載者咸具副紙山中無刀傭書積十餘寒暑而後
成夫一人之身雖經絡升降腑臟表裏關竅隱注殊名異
稱不可揣契然庸醫投以艾石無不中其會而動其機者
豈非圖之尺寸有據哉朱之畫方似已朱為撫之臨川人
博學多聞踪跡徧海內自叙此圖乃其十年之力苟非足
目所及未敢遽書可謂用心之勤至其所為畫方之法則
巧思者不逮也然考郡史不載姓名其圖亦不多見豈所
謂本之則無矣乎嗚呼又安知吾之諸圖之不為長物也
於是久而後悔之蓋身既衰病誤用其心失緩急矣序而
藏之用以自咎

按朱圖長廣七尺不便卷舒今據畫方易以編簡仰惟

大明麗天聲教無外遠軼古今可以觀德作輿地總圖一
內畿外邦域民建守小大相承動無遺法作兩直隸十
三布政司圖十六王公設險安不忘危中外大防嚴在
疆圉作九邊圖十一山谷藏疾時作弗靖虺兇竄伏功
在刊條作洮河松潘虔鎮麻陽諸邊圖五壺口既治宣
房載歌沉玉負薪羣策畢効作黃河圖三水陸縈紆漕
卒歲疲儲峙孔艱國用攸賴作漕河圖三四海會同瀛
渤遠輸鬐鬣往踪用備不虞作海運圖二四夷來王兵
革不試治之極也作朝鮮朔漠安南西域圖四終焉凡
公革附麗統馭更互難以旁綴者各為副圖六十八山
川城邑名狀交錯書不盡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正誤
補遺是在觀者省文二十有四山以水以界以

路从辵府从口州从邑縣从邑驛从馬衛从卩所从邑
屯从土堡从土城从邑隘从邑營从邑站从邑關从立
寨从立墩从立臺从立宣慰司从立宣撫从立安撫从
○長官从立云

松嘗伏讀我

英皇一統志叙意深欲

神孫聖緒世世相承共知我

烈祖開創之功之艱難廣大俾思所以保大嗣服於弗替
而凡天下之士亦因得以考見古今故實增厥識知庶
幾有所興感憑藉出爲世用以維翼茲一統之盛於無
數竊爲之流涕三歎而嘆

祖宗之心蓋未嘗一念不在子孫臣庶黎民也然則吾爲
子孫臣庶黎民者則胡可弗思仰體共承

祖宗之心於無疆耶松幸徵國竈靈弱冠釋褐爲郎爲
牧典學宣方意常切乎靈口之事而才與志左白首無
成比感事對時思有論撰以與海內公忠之臣共圖襄

報會念菴羅子以其二十年前所彈見寄且病闕軼兼
摘舛誤俾余刊補余欣然報之曰此吾子所以期報
國家者心力殫矣松雖不敏敢不是力乃謀諸左轄石
屏胡君君亟加賞賚於是為補倭及琉球兩圖刊厥謬
誤而增諸遺聞有論述凡唐虞以來大都會若春秋而
降會盟征伐之所與其名山川巖險悉與標表殫力所
及至力所弗及若近世錢穀兵甲之盈胸文武藩國
之增損邊鎮營堡之廢置則其詳不可得聞姑闕以俟
矣嗟乎夫此河山壤地豈自黃堯分畫奠定而來上下
數千年間聖君良將英主偉弼所以綱紀經營於中者
要無慮數千百變矣豈嘗妄意取譬茲大塊廣輿譬則
奕之枰也彼其分合并省連總離析失得成毀混一偏

安亦不知其幾千萬變譬則奕之變也乃今噪括鳩搜
彪分眈列譬則奕之譜也奕之巧雖非譜之所能盡然
古人經畧狗定之跡乃其精神心術之運故悉我之精
神而參古人之成跡借古人之成跡而神吾之妙用則
謂譜也者神也器也者道也跡也者心也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矣是以輔世君子覽輿地取章而思申畫慎固
巡警壘標之寄焉感金穀財貨而思制節盈縮劑量損
益之道焉閱形勝阨塞而思握捥控御遠猷辰告之謨
焉防乎其防豫乎其豫夫如是庶以仰副我

英皇當日之思而殫竭臣勞之實我子孫臣庶黎民信尚
亦有利也夫而佐余意程梓經費是正讎校則武進左
子丞之勞宜多矣

嘉靖辛酉夏日浙江布政使胡松識

廣輿圖叙

昔在黃帝方制天下肇建萬國歷代沿革厥有九丘
輿地之志其昉于此乎至周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
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貉戎狄之人民與其財用穀畜
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蓋重典云厥後如蕭相國收秦
圖籍而弼成帝業光武之中興也披輿地圖焉寔基
之圖志之繫於經世如此是故創業竚統英主明辟
泉命世經濟之士莫不錯意於斯焉當元之亂天鑿
有德我

高皇帝受天明命再造區夏

成祖纘緒又復犂庭漢北馴仁海外諸蕃輿圖所履聳教
所暨極於天地之所履載誠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于時文謨武烈分職建官佑後人而為民極大綱正
萬目舉典則之善所以維持萬世之業者至矣

英廟詔儒臣輯一統志其善繼善述而衍輿圖無疆之休
者哉吾同年友念菴羅子蚤志經世又輯廣輿圖一
書簡而要詳而覈典則之畧具存近以寄右轄栢泉
胡子胡子乃復補遺穴誤間為論述精練曉鬯可按
而行既叙而付之梓人仍屬余贊一言余自束髮以
來則有弧矢之志嘗欲覽觀職方掌故之所藏周行
天下審知土地風氣之宜經制損益之詳少有陳效
以裨

明時逮歷官齊魯吳楚群荆嶺嶠之間經行萬里足跡殆
半天下漸有所窺尋以侍養里居不敢僭論天下事

茲者緡閱輿圖蓋愾然有感焉傳稱人臣之義敢
不忘君追念往昔海宇分裂之世風壤阻絕黔黎塗
炭雖復象賢雋又竄伏老死無以自見今生

聖明之代際堯舜之理四海一家萬里同軌幸莫大焉奚
可自同擊壤罔知帝力哉余聞天下大器也安危唯
所置之成周之盛六服承德而董正治官曰若昔大
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周王亦克祗勤于德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大明黜陟
以康兆民成周所以鞏固輿圖綿歷年於有永者用
此道也哉

皇上明德配天嗣大慙服屬者操不塞塵戡定倭亂殷宗
之伐荆楚周宣之褭獫狁方之茂如也而復懋敬厥

德明目達聰察四方之善敗譬如日月之行天日一
周于天下蓋唐虞之無怠燕荒而四夷來王者矣又
時訓迪中外臣僚黜陟而誅賞之制治保邦凝承休
命用光于我

烈祖然則祇若德意勅天命勤民隱敦率典則以替萬世
之業者不有在於我中外臣僚乎今夫御輿馬之善
者曰六轡如組兩驂如舞六轡如組也而後兩驂如
舞東野氏之御也不惟五御之法殫馬力而莫之卹
馬卒之憂駕而輿敗矣天下輿也兆民馬也國家典
則五御之法也中外臣僚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御
馬者也我中外臣僚誠各慎思乃職自靖自獻豐壘
馬夙夜以仰毗

天子綏厥兆民無若東野氏之御也則我
國家博厚高明之業且與天地悠久矣嗟乎嗟乎凡我
有官君子可無勗哉可無勗哉抑柏泉子經濟軼才
忱恂體國行被簡召前席時黨以輿圖上厓

乙覽

聖天子容有採焉夫亦羅子獻敵不忘君之志也歟敬書
以俟

嘉靖辛酉秋七月望日餘姚芝南山人徐九臯序

廣輿圖叙

余觀廣輿圖而見諸君子相與有事乎天下所繇藉而措焉者具在是也班固有言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然自禹貢周官爾雅所稱青營拜梁已復交錯兼秀亦病漢氏所畫輿地及諸雜圖丈誕不合事實而魏晉輿圖亦并磨滅逮元延祐臨川朱氏始取九域志以上諸書參覈博采以搆此圖而我吉水念菴羅公更推廣之太宰栢泉胡公官浙時附以日本琉球諸圖論著尤詳今侍御月溪韓君又采輯當代臣獻所嘗疏奏若干篇及九邊圖刊補之天下雖六指掌千里經綸之迹若是乎具在是也君子曰是圖也其義有四焉其一計里

畫方也計里畫方者所以較遠量邇經延緯表區別
 域聚分析疏數河山繡錯疆里井分如鳥麗網而其
 目自張如碁布局而其罪自列雖有沿革轉相易移
 而犬牙所會交統互制天下之勢盡是矣其二類以
 辨譜也類以辨譜者所以揣體命狀綜名核實明款
 標識刪複就省書不盡言象立意得州縣視府屯所
 視衛險易相諳兵農間處墩若枯丘堡如覆土款識
 交章各以形舉鳥跡之餘此唯妙製矣不然題注緬
 縷何可以借箸盡哉其三舉凡繫表也舉凡繫表者
 所以橫裝方圖衍為副帙使官署相承壤賦並列間
 及利病爰采風俗邊鎮屯牧芻粟士馬鱗次相從無
 弗條暢然而差次吏功數閱軍實或壤賦連于重繫

習俗移于夸毗卑弱生于告匱驕悍成于姑息繫表
 之旨不既深乎其四采文定議也采文定議者所以
 集思廣益陳謨闡烈推往達變趨時適用謀王斷國
 殊辭同致是為中圖諦表務盡所長衆論獨見唯求
 其是而已經綸之迹定于是在乎且在所謂藉以措之
 不綽然有餘裕乎即以輿論畫方所以為軫辨譜則
 較輶立矣繫表則輶輓輪轂六材良矣定議則載轄
 續軻將以施駟馬而駕馭者也御之善不善則存乎
 其人焉耳此作圖者之志也我

大明輿地暨于覆載土宇版章窅昧前古

聖天子嗣大歷服統天尚極而十三布政司輻奏乎

京師四海一家車書萬國性洮潘虞祿時作軒輊北漢

南倭每懷不軌乃

淵衷宵旰若弗克及推轂用人擢斥戡定戡嚴邊圉以員

于爾輻其威靈赫濯衰于殊俗蓋舟車所至莫不尊

親矣其一統之盛今士所無實稱大焉余不侯屬有

東土之役嘗觀于圖外引江淮內包遼海倭防叵測

寔厯隱憂况飛輓之役會于西境頃者運河為患民

亦勞矣幸賴

聖天子寵靈河旋底績方以樂成乎其大者所以鞏固輿

圖綿歷年于有永此非其一端與圖刻于青郡杜守

時憲副秦君少參徐君愈憲王君偕請于余曰此侍

御韓君既按茲土而授之梓者也可謂有志四方以

相與事其大者寧能獨載之輶軒哉余惟天下大業

也舉而措之則具在是圖柰何患生于其所不備則

才常屈于猝至而計恒舛于遙度太宰栢泉胡公叙

論謂防乎其防豫乎其豫經世保邦之要恐無出乎

此矣中外君子相與有事乎其大者其尚留意于斯

云

嘉靖丙寅夏五月巡撫山東地方戶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霍謨撰

刻廣輿圖叙

廣輿圖者廣四海九州土宇取章之厚與夫建置經
 畧之方也其圖作于元朱思本氏聞見甚悉闕畧猶
 多未之廣也念庵羅先生考訂增定從而廣之家藏
 未傳冢宰我栢泉胡夫子刊補著論始傳於浙猶歛
 未廣夫子以恩為明下士付刊本命翻刻焉恩因按

圖締閱竊嘆我

國家一統廣輿極天所覆盡地所載日月所照風雨所
 至罔不率俾蓋自生民以來未有過於斯也於戲盛
 哉昔子思在周見當代一統之成贊曰今天下車同
 軌書同文行同倫洪惟我

太祖受天明命肇造無前之大烈

成祖纘緒聖庭懋隆無外之丕基

列聖相承代有述作逮我

皇上聖神御輿文武統天所以立天下臣民之極為子孫

萬世之業者益無不至不知子思復生又當何如為

贊耶因質諸憲副秦君少叅徐君僉憲王君咸曰美

哉太平藝章也美則愛愛則傳因各出耳目睹記并

增桂見山先生

進宸圖叙十六首許黠齋先生邊論九首付青郡杜守

校刻為書刻成欲恩借一言以識歲月意思何言哉

思惟制器者必尚夫象而觀化者貴審其勢天下大

器也其象固有所不可紀治天下大化也其勢亦有

所不可齊士君子生斯廣輿之內幸際

堯舜之理孰不欲乘時思效以勉圖尺寸第知識未周每

苦於經理之無法典章不諳恒阻于率由之無據是

謂觀化而不審其勢猶之制器而不尚夫象其不苦

厥者幾希適觀茲圖計里畫方形實畢具天下之象

盡是矣隨圖紀載方畧備陳天下之勢審是矣按圖

以索不必足跡遍天下也一披閱之間而四海九州

宛在目前無煩搜羅盡古今也一討論之際而經制

綏馭如指掌上經世君子執此以往如持左券又焉

往而不利哉昔者禹紀禹貢後世之辨方者祖之周

公作周禮天下之談王道者準焉要皆其書有切于

世道故世不可少矣此制其圖廣大悉備視禹貢為

加詳簡要詳覈比周禮尤明盡獨可少哉念庵先生

學識其大不憚搜括之勞我胡天子志安天下特博
同人之量其有補于世道非小也若夫圖主會暑
但侈其詭異之狀而不詳夫統一之真賦一統者祇
頌其豐亨之蹟而莫究夫經理之猷視斯圖大小高
下為何如哉或曰子之言特贊圖之美云爾至于推
行運用以鞏斯圖于無疆以翊

國家一統之盛于雍熙悠久者或未之究也余曰不然
經綸之迹著于圖神明之道存乎人圖有內外則勢
有輕重勢有輕重則施為自有次第念庵先生標本
緩急之喻我胡天子道器心跡之論盡之矣恩又曷
敢多僭

嘉靖丙寅夏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韓君恩識

重刻廣輿圖敘

余按畫宇分疆肇自顓帝堯區之而為九舜析之而
為十二周象之而為千有八百迨其季也并為七秦
合之而為三十六蓋郡縣雜建自此始然聲教所暨
未廣也漢代以還輪域漸擴四履之極遠踰萬里迨

我

皇明開闢日盛職方所掌較前益恢恢大焉其間川岳阪
隰之時麗方貢壤物之任輸誠有豎亥不能步山書
不能記者此先正輿地圖說所自刻也余行部至青
取而覽之見其字畫模糊幾難別識而邇所興革或
缺焉未備或仍焉未釐非所以信采稽詔來許也乃
檄郡僚王世能王珩王相重加校梓抵舊本稍如展

拓增建而未入者入之圖說有未詳者詳之雖方部
 錯更新故殊號而山川形勢千載不易故一披閱而
 域中天際地角河源不出戶庭瞭然在目其為世治
 補豈眇眇哉鄒生有三中國於天下居八十一分之
 一而今之九州特大瀛海內之一州此外類是者更
 有九焉是又極論於六合之外非是圖所能悉也嗚
 呼盛衰倚伏之理昔人言之備矣隄潰蟻穴器漏藏
 亡司境者毋忽諸

萬曆己卯秋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海虞錢岱識

廣輿圖卷之一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也圖輟輟之險濫車
 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
 蒲葦之所茂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興
 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畫藏之然
 後可以行軍襲邑輿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
 之常也

輿地總圖

每方百里止載府不書州縣山止五嶽餘別以
 水不復槩書